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

以自遷為文與遷陽異矣邢在今順德府邢臺縣其西百四十里有夷儀山遷于此將依山以為固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張氏曰春秋以來悉力存亡僅有此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汪氏曰以歸者左氏謂歸齊是也其後魯請之乃歸于魯故曰至自齊不曰至自夷胡文定程沙隨皆謂

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恐無是理

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作杅

趙氏曰左氏以為謀救鄭鄭方在會何救之有葢謀伐楚也按楚伐國書人始此非以進楚以譏諸侯之不能制也救鄭不書不成救也經曰會檉傳曰盟犖明是二事盟犖在楚師未去之時故謀救鄭會檉在

楚師既去之後故謀伐楚經逸盟犖之文傳又不詳會檉之事杜氏混而一之于事情不合後漢志注桓十五年會于袲袲一名犖在沛國相縣在今徐州蕭縣西檉在陳國陳縣並無犖名地亦遠不相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作纓

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于會而討之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師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犂穀作

囊括中矣遷衛于此使其君自為守以接天下之聲援則狄有所懾而不敢騁此齊桓之善謀而僖公能致力焉春秋之所予也自朝歌而東遷楚丘相距百數十里實所以遏狄非避狄也自楚丘而東遷帝丘相距亦百數十里斯則稍避狄矣于此見文公成公之強弱亦于此見齊桓晉文伯術之盛衰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

夏

下陽即夏陽韓信從此以木罌渡軍者此虞虢交通之路下陽亡則虞虢不相救而俱亡故以虞主兵著其自滅也凡國之亡皆其自取然亦有甚與不甚焉春秋書其甚者凡三虞師晉師滅下陽一也梁亡二也胡子髡沈子逞滅三也梁之縱欲敗度所謂自毀者也其亡也不煩兵革而自亡故春秋直書其亡而已胡沈二君身為人役而不恥所謂自侮者也其亡也先喪其身而後國隨之故春秋之于胡沈皆再書

至楚滅黄而不能救君子病之矣宋自會鄄以來從齊獨固故以服江黄之事託之而他國不與焉公穀以為諸侯皆在獨言遠國失之矣按江國在今河南確山縣黄國在光州俱非遠國江黄畏齊而不敢違又畏楚而不敢自盟書人葢其臣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伐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汪氏曰同一不雨也于僖公書法如此于文公書法如彼則僖公時時儆省之心可見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按旱而書旱常詞也書不雨者見人君閔雨之心也文公之併書與僖公之分書異見勤民之志有疏密也二十一年之書旱與此年之書不雨異又見僖公之勤始而怠終也傳稱此年不為災則有備可知二十一年欲焚巫尫則憒憒可知

徐人取舒

廬陵李氏曰徐偃始僭王故春秋亦外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稱人以附中國也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取舒者為中國撓楚也按舒有羣舒此時猶合為一後為舒蓼舒庸舒鳩始各有君長矣

六月雨

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雨其言出緯書不

孔道其屬楚已二十餘年攻其所必救則可以解鄭之急也楚既還師救蔡諸侯之師亦還次于陘以待之鄭伯被伐而亦在會者楚患方迫必親如齊而涖盟楚師奄至不得返國故鄭伯欲成而孔叔以爲齊不可棄遂從齊而侵蔡也諸侯扼其前鄭人躡其後腹背受敵楚必不支一不勝而歸則江黃諸國起而截其歸路諸侯之師追而擊之可以大得志此楚之所以懼而受盟也是時師未至楚而傳稱楚子云涉

上父在而使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春秋之法諸侯之卒承告則書杞伯方朝其子豈有卒而不告之理是必脫簡無疑

夏公孫茲如牟

傳謂娶焉未聞大夫娶而書者是必因聘而娶也汪氏曰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不與其托君命以遂私如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婼是也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公子

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書會以會者如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皆外之之辭書會以及者如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乃引之之辭書及以會者未見王世子則不敢私為會此同尊之之辭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盟非所加于王世子故世子不與盟世子不與盟則不得與會同時不與會同時則其辭之别出非重複也以是為美之大者非也于鄭伯之不盟而書逃則

知諸侯之書盟為美之矣齊桓之會若無王命而春秋美之是天王可以勢力脅也鄭伯之歸果以王命而春秋逃之是天王乃為逋逃主也大非夫子尊王之義也夫惠王果惡世子何難禁其出會既出會矣諸侯皆盟矣一鄭伯何足為輕重而復沮之且楚之讐周久矣一旦革面亦齊之力惠王豈不知之撫女從楚之言必不出自惠王大抵惠后叔帶之矯命耳鄭伯素惑於申侯之說以從楚為利故一得王命即

輕信而喜之不暇辨其真偽也至于國危而後悟其非且疑申侯之與聞乎此也故曰吾知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卒殺申侯以說於齊而不敢以王命為解則命之不出於王衆共知之也胡氏泥傳以釋經謂春秋制義不以王命為嫌然書逃則已甚矣況合諸侯以定世子非漢四皓之比苟不以王命行之為抗而已盟者何足為義而不盟者何足為非義乎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考何氏以為齊桓請天子進之想當然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廬陵李氏曰申侯實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由此言之則申侯之殺當矣春秋不去其大夫罪專殺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毋穀作寧毋

謀鄭也齊怒未解鄭伯未敢與盟使世子先以為謝

為弱哉以將帥之無鬪志知人心之不附耳書伐晉見狄之輕晉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非用禘而致夫人蓋為致夫人而用禘也其事甚重其禮甚隆以為尊崇母后之典宜如此盡其敬也穀梁主成風為說胡氏從之是也致夫人者蓋致夫人之尊號耳母以子貴此亦禮之以義起者然崇其號則可祔於廟則不可崇號者以之稱於一時而已

今特告於太廟將爲後日祔廟之地是重其母而輕
宗廟也春秋書用皆不宜用者也或曰稱夫人而不
祔廟是名之可言而不可行矣曰爲别廟以祀之既
遂尊母之志又無匹嫡之嫌何爲其不可行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
於齊夫子帶尚在王宫不發喪欲誰欺乎且諸侯盟
於正月王位即定於正月何待十二月而告喪傳有

之子奚齊弒左穀作殺

未踰年不稱君故書君之子君之子而弒之去弒君幾何非克之罪未減於奚齊而特嚴於卓也禮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書子之義可知唐玄宗欲易太子張九齡謂不可惠妃使官奴嚙之以宰相可長處其事正與優施相類九齡當時即以其語奏上上為動容于是訖九齡罷相太子得不易使克能如此則晉獻非甚昏愚讒言未必能行申生可以

不死而奚齊亦得長保其封邑也今以中立自免其意亦欲委蛇觀變非徒持祿容身者然獻公尚在非若平勃之于呂后其勢不可回也呂后之事議者猶以王陵爲正況於里克事尚可爲乃坐視其禍成後起而圖之至使君之子重被其禍又非若平勃之誅僞帝子也其罪豈可逭哉驪姬之譖藐孤無與里克殺之而告秦曰罪人克伏其辜春秋弗是也書曰君之子從同同而已若齊舍之弒未踰年而稱君者嫌

二公子其危矣故隱忍而受命其所全者實多也前者夷吾奔屈即伐屈重耳奔蒲即伐蒲奔狄又伐狄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而不追其意葢為重耳也梁由靡勸其從之虢射咎其示弱以名狄里克不聽而狄果伐晉是時荀息為重臣豈不知之置而不問是與里克有同心矣故亂之將作里克先告荀息荀息一籌不展惟曰死之昔之畫策以取虞虢何其智今之束手以聽里克何其愚比其志亦極苦矣事可兩

全息之願也不可而以不正害正息所不敢出也死吾君而殺其孫息所不敢從也事君不避其難為善不求其名自非聖人孰能察見其隱而錄之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季氏曰北戎未嘗為患何以伐之桓公見狄滅溫勢難猝制而又恐其與北戎合故託以邉疆之警往伐焉而示之威亦兵家伐交之意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語公子夷吾私于秦使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因里克以求入也因之以求入是利其弑君也既利之又可以殺之乎故以專殺罪惠公也里克之罪已著矣惡不嫌同辭以明惠公之與聞乎弑也

惠公之入王使人納之不書以非所宜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乎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罪固可殺何以不去其官攷之左傳鄭為里克之黨既殺克未有不疑鄭者特以使秦故未之及即無此謀亦必不免故以專殺為辭明其本志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歸寧可也從夫而為會于外非歸寧之禮矣胡氏之論求之太過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滅溫而齊不救此侵衛之兵所由來也徒城楚丘之郭以備之適見其怯耳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爲衛地在今直隸開州距杞三百餘里會于鹹者謀杞也左氏以爲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夫淮夷在南與王室遠不相涉或者狄勢方横欲南合淮夷

之東境緣陵其在是與城之則與楚丘南北相應以為天下形勢楚丘以內制河朔緣陵以外控江淮則夷與狄之交不得合而中國庶不至于大病此非獨為杞一國之利也故不書杞漢志注以緣陵為營丘葢因隱四年牟婁之誤又昭元年祁午以城杞為城淳于淳于與營丘地相鄰而緣陵與營陵音相近故妄相牽合耳營丘在今臨淄與開州之鹹相距八九百里謀城其地而會于八九百里之外揆之事理殊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廬陵李氏曰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之于未然一則戒之于已然也汪氏曰既會而及非主魯之辭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李氏曰救徐而伐楚之與國將謂攻其所必救而厲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策也按召陵之役伐楚不書救鄭者鄭伯亦在會也此伐厲不書救徐者救

之失其道也凡救之失其道與不宜救而救者皆不
書比事觀之自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次于匡者已歷三時莫肯親臨督戰則烏合之衆其
能久而不解乎楚方鴟張未已而八國之師已散救
人者固如是乎故致以會而已
季姬歸于鄫
鄫子來朝之後復逾年而季姬始歸公終不能無嫌

以樹怨惟宋襄相與之容窺見此情遂肆行其意而無所忌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以即諸夏而被伐恃諸夏之救而無功必悔其失計復即蠻夷以謝楚故外之而舉國號所以病徐亦以病齊桓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其曲在晉故書晉及然韓為晉地興兵自秦亦可見

矣晉以背德而被辱秦以責報而搆怨皆失也秦伯雖獲晉侯未幾用陰飴甥之謀禮而歸之故不書以歸恕秦伯也書獲賤晉侯也大國之君而獲之若匹夫然可恥孰甚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作實

隕石者地中爍火之氣挾塵土以升爲濕氣所摶凝而爲石激而下隕故漢志石隕皆有光耀雷聲左氏以爲星非也星則終古無隕理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退飛者逆飛也如人導迎之狀必有異氣感之而然左氏以為風非也雖遇疾風必順之而飛未有退飛者一物之失其常君子不敢忽焉必引為志氣之所名無不惕然而深省豈得謂陰陽之事無與于人而不書故穀梁氏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亢者舉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此為徐謀懼淮夷之與楚合也楚猶遠徐而淮夷最近蔞林既敗淮夷乗間而啟其疆徐必受困故會于淮而觀兵以威之淮夷既不敢動徐乃可以報楚觀于伐英滅項知此役之為徐謀也謀鄫其餘事耳故城之而不果城十三年與此年齊以戎難徵諸侯而戍周不書以其不能伐戎而徒以戍周塞責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楚之伐徐必有近徐小國為之效力伐英滅項亦聊以報楚也滅項公穀以為齊滅之是也不書齊蒙上文如書寔來之類也齊自滅譚滅遂而後不復書滅至此復書是知伯者之假仁也徐復稱人以其復即諸夏也左氏以為滅項者魯此時公方在淮季友又卒未聞專政之臣誰得為此史記縣布傳注曰英後改為蓼蓼在今霍丘縣距河南項城止三四百里師自英而至項其勢固甚便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余氏曰夫人以其父久勞于外事歸途又經魯地故出而勞之此說頗近人情要未免于越禮故春秋書之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之功聖人隨事而節取之非純與之也故魯桓有罪而王之錫命書齊桓有功而王之錫命不書為其嫌于義也嫌于義而書之後世諸侯且以齊桓為

極則故不書也王命不書則亦同於諸侯而書卒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羊有會字）夏師救齊

桓始屬公子昭于宋後復許立無虧矣雖由于雍巫而立長為義君子不以人廢言也故春秋于宋不書納昭不與其納昭也于魯書救與其救無虧也然無虧之殺不書以輔之非其人也毋論立君之事非寺人所得與而寺人貂即盟貫之後漏師于多魚者其

立無虧也豈以為義而立之志在亂齊而已無虧因之以立宜其見殺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郝氏曰救焚者不虆解鬬者不控拳操戈入室非所以拯孤也故宋襄之託人孤齕人孤者也非我族類猶相救恤此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亦稱人非僭狄于邢乃僭邢于狄也穀梁氏謂伐

衛以救齊故進之而稱人夫救齊不伐宋而伐衛乎自城楚丘而後狄不得逞志于衛久矣今齊桓既沒狄方圖一逞而衛又與之以隙所以狡焉肆志豈真為救齊哉書狄救齊所以惡宋也書邢人狄人伐衛所以惡邢也衛非首惡而邢黨仇讐之異類伐同患之兄弟故惡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孫氏發微曰滕子書名遂失國也說者以為罪其不

曹與宋接壤宋在曹西而邾距曹東三百餘里宋公旣盟于曹南邾非其歸路鄫子何由得遇于邾公羊以為後會非也鄫近于邾邾見鄫子之昏弱而欲圖之故詐與為會耳曹即今山東曹州邾在鄒縣鄫在嶧縣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以滕子不會而執之則鄫子之不會亦宋之所怒也邾欲圖鄫而懼宋之議其後今因宋怒乃請于宋

而仇邢其罪之去邢一間耳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左穀無公

宋欲圖伯而諸侯弗與也乃以不忘桓德而為此盟然桓之時楚未列于同盟而同盟自此始矣楚未能革其王號宜在所攘而反倚之以抗宋是招豺狼以禦狐狸也自陳請之故首陳而人諸侯人諸侯即所以人公也蜀之盟十一國之大夫皆人之而不諱公此獨何諱乎當從公羊作公會為是

梁亡

凡諸侯之亡莫非自取然人心不至潰散猶假師武
臣力以取之則不以自亡為文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公羊以為失地之君葢據桓二年郜大鼎之文或者
春秋之前宋取郜地而遷其國歟夾漈鄭氏曰郜有
南部有北部今單州有二部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

齊孝公為宋所納而前者楚盟諸侯于齊故宋因齊而求諸侯于楚也求肉于虎安得不遭其噬哉春秋序而人之與楚不殊所以著其自賤也

夏大旱

公羊氏謂雩不得雨曰旱是也故書雩者不書旱雩有效也書旱者不書雩雩無益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

楚始書爵而列于五國之上明五國之尊楚也首宋公不與其尊楚也且若宋公之自執者然猶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言其自取之也齊之攘楚宋與有力楚方伺閒于宋宋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楚固知諸侯怨之其閒可乘也乃反求諸侯于楚宜其墮楚之術中耳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宋公之謂矣

冬公伐邾

傳稱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使果有此則公之伐

邾來伐不書而戰書內及其屈在魯可知葢須句之
滅已為久遠之事魯之取之利之而已即鄫子之辱
不可不問然師以義出以利歸何怪乎邾人之不服
矣若云輕用師徒害及兩國則邾魯同之何獨罪魯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初則狹小齊桓欲以威力折服天下及試之而
不效反取辱焉乃復假仁義以行之又不得其假之
之術至于師敗身傷而死為天下笑公羊氏以為文

之會盟于襄二十四年尚稱伯二十九年即稱子至昭六年卒復稱伯左氏又以為杞用夷禮故曰子豈一人之身忽夷忽夏乎大抵杞為先代之後天子所以備三恪者故其降而再復其他則一降而不復也若杞之侯爵亦終不復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西亭辨疑曰鄭在王畿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叛王故先伐鄭蓋為叔帶謀也使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

故尹氏之亂則書之頽叔桃子之亂則不書王猛入

敬王入皆書之襄王入則不書

晉侯夷吾卒

傳稱天王使名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則晉侯乃王

所命也不書立亦不書不書襲者賂秦以求之其立不以

正而遷戎于伊洛以逼周又不臣之尤也遷戎不書

疑逸文傳說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者誤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曲禮諸侯滅同姓名三傳皆宗之說者以楚之滅夔
齊之滅萊皆不名為疑不知所云同姓者謂天子之
同姓也故衛侯燬滅邢則名楚子虔殺蔡侯而滅蔡
則名若晉滅下陽不書滅虢則不名晉執虞公秦人
入滑宋公入曹皆不書滅則亦不名其事各有本末
雖為天子同姓不得與此同也滅天子同姓而書名
亦周道尚親之典則然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

大夫
不名史佚之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趙氏曰莒自九年獲拏之後未嘗通魯故衛爲之會
以平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
作遬

臨川吳氏曰洮之盟莒子不親故復爲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穀作巂）

齊侯自以爲桓公之後欲以盟主自居故惡洮向之盟而來討書人書侵譏其無名也又書師譏其用衆也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弗及言内之無儆戒也與濟西之書追異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魯衛協力亦足以禦齊矣乞師于楚何自卑也郝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其先君既貶於王繼之者未有王命則仍以先君之爵為其爵也伐齊取穀之後欲乘勝以圖杞故杞懼而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秋時小國之朝聘于大國皆以其爵之尊卑為貢賦之多寡鄭子產之爭承可見杞昔為侯今為子其

庭實必減于昔故魯人以為不共而討之桓二年杞以侯禮朝則以其體之敵也謂之不敬今以子禮朝又以其物之薄也謂之不共總之意在陵杞不恤無名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盂之會書楚子著蠻夷會盟列於諸侯之始也一書而後還其故稱書人而已人楚子而爵四國之君以見皇皇諸夏爵命顯榮而甘為蠻夷役亦可醜矣春

秋之于諸侯有因其自尊而尊之因其自卑而卑之者北杏曹南之會是也此世變之小者也有因其自尊而卑之因其自卑而尊之者圍宋之役是也此世變之大者也

十有一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而盟于宋宋服而為城下之盟也然諸侯之師未解及聞晉之侵曹伐衛以救宋為名于是分兵以救衛而在宋者仍不去宋故宋人兩次告急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既爲城下之盟宋圍益已解矣晉之侵曹伐衛志在復怨而救宋其名也故不書救宋使其志在救宋何不伐其從楚而圍宋者乃反伐其不與圍者乎再書晉侯譏多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懼晉而殺買又懼楚而誣以不卒戍春秋即因其誣而書之此春秋之善斷也買爲楚而戍衛不卒戍

而刺之是殘骨月以悅蠻夷即此已見其惡不必更
辨其誣也
楚人救衛
楚已盟宋衛又請盟于晉而伐衛之師不止衛非有
不可赦之罪也故以救衛予楚所以甚晉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故書爵以著其無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當是時楚之暴橫已甚天下諸侯從之者已強半矣非復召陵之時可以不戰屈之者不大創之則王室之憂將在旦夕矣然晉文誠為王室討何不正辭以責之使去王號而隷周索如晉定公之責夫差者不可而後戰豈非卓然仗義之師哉乃逞其詐力至于顛連諸侯雖一戰勝楚終不足以服之而機械一開搆鬬彌甚春秋詳書其事功罪不掩比於召陵其攘

鶩亦一間耳春秋黜楚而不黜晉者晉以尊王爲名
也其名未亡其實可復此亦聖人愛禮之意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王所居之地曰王所常辭也覲禮云伯父女順命于
王所是已以言所爲非其所者非也百年以來未見
之曠典今特行之即不得書王會之盛亦猶方岳之
遺禮也聖人所爲歡欣鼓舞大書而特書之豈暇憂
其道途宮室之未修供給調度之未備乎然不書諸

侯者諸侯不旅見而離至也晉文恥與諸侯班列故不卒之以見使一時盛事以草野塞責聖人私為魯幸而書公朝深為晉文惜而不書諸侯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書自楚復歸元咺亦書自晉復歸衛侯書出奔元咺亦書出奔雖其君臣交失而春秋之法絶無尊卑之辨者正以著晉侯之惡是使然也殺叔武不書非衛侯殺之也所以名衛侯者衛侯不殺叔武叔武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溫即河陽葢畿內之地襄王所以賜晉文者為會于溫實自會而名為王會也書其實不予以名也以王會之名歆王而又以震主之威脅衆河陽之狩實則名王而名為王狩也書其名不與以實也書其實不予以名惡晉文之譎也書其名不予以實者正天王之分也大義未泯于天下此亦世道剝復之機聖人所為貴其名耳合而觀之先書會溫而後書王狩止

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晉文爲元咺執衛侯綱常于是廢矣此桓之所不忍爲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凡書遂皆急辭也齊桓之伯經營二十餘年故能威楚而許自服晉文之伯其事皆盡于一年之内故以十一國之衆討許之不王而卒不能服之于圍許兩書遂而知晉文之促數不如齊桓之從容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羊氏以不言朝者不能乎朝也劉氏曰介盧沉于東夷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陳氏曰介未通于上國一歲再至意將安在明年介人侵蕭所自來矣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穀無公字

當從公羊作公會為是盟于王都而王臣涖之葢有

王命焉諸侯以王命盟周禮司盟之所掌也公親往

而列國以大夫則列國為慢王而公為敬王矣何所

諱而不書公乎

秋大雨雹

范氏曰陽氣在水雨則濕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

則轉為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田而祈穀郊與社並舉者也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戒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畊家語孔子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皆言其初制也其後漸肆僭越至于日月之章十有二旒如明堂位所記儼然天子之郊矣其行以日至如雜記孟獻子所云是全無降殺于天子也夫子所以譏其非禮葢譏後世之僭非譏成康之所賜也故春秋書郊凡郊于三月者以為歲事之常不書先時後時則書之此書四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入不有其地也左氏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

晉是以大蕃秦人去而滑不守故晉取之也秦實未

嘗滅之故不書滅晉取之不書禍不起於晉也伐鄭

不書未行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于殽公無師字

晉侯墨衰絰而即戎結異類而伐與國故貶而稱人

之意欲圖邾恐齊為之援也自此而魯為齊弱不克自振以終悲夫

己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張氏曰晉襄一年之內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遠人不服不修文德而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讀春秋畧記卷五